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慶彰主編

第10冊

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
——以「情」為綰合及詮釋進路

吳冠宏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綰合及詮釋進路／吳冠宏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
98〕

序 2+ 目 2+17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 10 冊）

ISBN：978-986-6528-80-4（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玄學 3. 知識分子

123

98001667

ISBN - 978-986-6528-80-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十 冊

ISBN：978-986-6528-80-4

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以「情」為綰合及詮釋進路

作 者 吳冠宏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
——以「情」爲綰合及詮釋進路

吳冠宏 著

作者簡介

吳冠宏

民國五十四年（1965）出生於花蓮，性喜沈思冥想，雅好山海自然，情鍾於中國傳統文化，對人文教育深具使命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擔任東華大學中文系主任（2001—2004），現為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通識中心暨藝術中心主任。著有《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以舜、甯武子、顏淵與黃憲為釋例》（里仁書局 2000）、《魏晉玄義與聲論新探》（里仁書局 2006）及多篇學術論文著作，專長為魏晉學術與儒道思想。

提 要

本篇論文是透過「情」來結合魏晉之「玄論」與「士風」兩大課題。藉由個別特質的照明以尋索兩者合理的關係定位，繼而發揮相濟映襯之功，以契入魏晉「尚智」與「鍾情」的時代殊趣。

而「情」不僅為本文探討的「主題」對象，它更是一種「方法」的運用：如「玄論」則透過論「情」問題的串引，以深入何晏、王弼、嵇康、郭象的思想內涵，進而比較其異同，使之得以有一並觀互照的進路。士風之探則援用迴盪兩端——「玄」的形態來入手進行，藉由四組相對觀點：「鍾情與忘情」、「真情與矯情」、「約情與肆情」、「高情與俗情」的揭示，期能掌握魏晉士人輾轉交錯、游移周旋其間乃至和諧融會的生命風貌與心態。

經此分殊，何、王之「聖人有情無情之辯」遂得以重新置於「有」、「無」觀念來掌握，免於依其名目訴諸「有情感」與「無情感」的理解，而淺化了玄論之深旨。郭象「聖人無情說」則宜從其「冥」義轉進，進而使何、王、郭之間勾勒出「賤有以貴無」→「有無並觀而以有顯無」→「消無歸有而以有冥無」的發展脈絡。

此外，本文也將郭象玄學的情理關係、嵇康〈聲〉文的聲情關係涵融收攝成層次分明的理論結構，除了有助於有效地解讀之外，一則由前者尋索適性稱情之士風的理據，一則由後者揭示鍾情而忘情的生命向度乃至體物以契道境的忘情方式，而援引以解尚情士風更深的旨趣，使玄論與士風之探在各定其位外又能尋得會通互證之妙，而魏晉人之所以能融攝深情之美趣與契物之深智，亦可由此知曉。

在修業與撰寫論文期間承蒙

趙廷箴文教基金會

立青文教基金會贊助

謹此致謝！

序 言

逝者如斯，轉眼間，自取得台大中文博士後，竟已匆匆過了十一載，其間且歷經了「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兩階段學術升等的考驗，至今仍不時緬懷那段沉潛淡水山居撰寫博論的歲月，當時每天沈浸於讀書有得的喜悅中，不覺間，博論便在充實得熠熠發光的眼眸中完成。正是那一段探索學問、日進千里的美好經驗，使我深信，只有源發於不能自己的內在動力，才能飽嚙學術的興味，也正是將學術研究定調在生命的學問上而不倚外趨勢，使我願意在寂寞的漫漫長路上，依舊樂此不疲、無怨無悔地走下去。

說起這一本博論誕生的來龍去脈，仍有無限的感念暖上心頭。博一修習林麗真教授的「魏晉玄學專題」，引領我認真爬梳玄學原典，進而探入魏晉文化的思想底蘊；博二修習柯慶明教授的「中國美學專題」，先是懵懵懂懂地以嵇康〈聲無哀樂論〉作為上課的導讀材料，繼而為了撰寫期末報告，置身於圖書館中反覆展讀〈聲論〉，乃在原典的脈絡中綜理出「三種聲情關係」的架構；博三聆聽林麗真教授宣讀〈魏晉人論情的幾個面向〉會議論文，不解的疑惑於心頭暗潮洶湧，遂在眾多因緣的聚合下，定調以「魏晉論情」作為博士論文的方向。在玄論部分，先有林麗真教授在原典的導引中奠下基礎功，後有張亨教授的鼓勵，支持我不依傍權威，因此每能有本諸原典而發的新見；士風部分則援用迴盪兩端——「玄」的形態入手進行，並架構出四層論述理序，然由於在「情」、「理」關係的思考下，便依處理對象的迥異而自覺地展現不同的表述方式，遂略帶文學抒情的筆調，不過也因此造成論文前後兩部分之風格殊異有別。

除了張亨教授及林麗真教授的認真指導之外，台大齊益壽教授與張蓓蓓

教授及成大江建俊教授在論文口試中的用心提點，亦助我良多，尤其是江教授對我的論文始終秉持提攜欣賞之情，令我十分感動。這一本博士論文，不僅鍛鍊出我獨立研究的能力與自信，十一年來，也偶從其間長而未成或引而未發的觸角邊處啓航出遊，仍不時有滿載而歸的驚喜。更重要的是我後續由此延伸發展的相關研究，皆是立基在此原典的紮實工夫上穩步上路，因此撰寫博論的整體活動，便仿若先前的培土紮根之功，在其間所學、所問、所思、所得，莫不化爲豐泥厚壤，讓我今日仍能徜徉於學術花園中，蒔花植草。

十分感謝花木蘭出版社的圓成，此次博論的正式出版，不僅貫連了我前後的研究，相信也可以嘉惠學術後進，期待慧心人亦能周旋於魏晉的情海，進而與我一同在學術天地及知識世界中自在遨遊。

2008.11.25，吳冠宏誌於花蓮東華大學文學院 B406 研究室

目

次

序 言	
緒 論	1
甲編：玄論部分——以論「情」之問題為核心	7
第一章 何晏「聖人無情說」舊解商榷及其義涵試探	9
第一節 從莊子之有情與無情到聖人有情無情之辯	9
第二節 何晏「聖人無情說」舊解商榷	11
第三節 何說的外緣考察基點——劉邵《人物志》的聖人格局	15
第四節 何晏「聖人無情說」之義涵試探	18
第五節 王弼「聖人無情而有情」之爭論與平議	24
第六節 小 結	27
第二章 王弼「聖人有情說」釋疑與探義	31
第一節 從通貫「無」——「有」的「自然」義論「聖人之情」	33
第二節 從依「無累」而展的主體境界義到「應物」所攝之客觀化成義的開顯	36
第三節 依「神明」所推演的兩種聖凡關係之商榷	42
第四節 「聖人有情說」於玄學之定位及其影響	46
第三章 郭象玄學之「情理關係」及其「聖人無情說」探義	51
第一節 莊子與郭象「無情」問題之討論與比較	53
第二節 郭象玄論中「情」與「理」之關係探析	57
(一) 互為依存的情理關係	58
(二) 內外對立的情理關係	59
(三) 從游移轉化到玄同冥合的情理關係	62
第三節 郭象之「聖人無情說」探義	64
第四節 小 結	69
第四章 嵇康〈聲無哀樂論〉之聲、情關係試詮	73
第一節 引 言	73
第二節 聲情異軌，不相經緯——和聲無象，哀心有主	78

第三節 無主哀樂，總發眾情——至和之聲，發滯導情	83
第四節 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樂之為體，以心為主	86
第五節 小 結	89
乙編：士風部分——以「情」為詮釋進路	93
小 緒	95
第一章 鍾情與忘情	97
第一節 周旋於「鍾情」與「忘情」的士人心懷	101
第二節 交織著「鍾情」與「忘情」的人物品賞	105
第三節 餘 論	109
第二章 真情與矯情	113
第一節 嵇康疾「矯」以任「真」的思想與人格論析	116
第二節 阮籍激「矯」以揚「真」的心跡探微	120
第三節 兩晉之士風重探——以「情禮真矯」為察照基點	123
第四節 餘 論	128
第三章 約情與肆情	131
第一節 約情與養生	132
第二節 任獨與稱情	138
第三節 肆情與樂生	140
第四節 餘 論	146
第四章 高情與俗情	149
第一節 莊子高情理境之揭示及嵇、阮遺俗獨往的契會	150
第二節 郭象莊注「跡冥論」與傳統「以隱為高」之價值觀的交涉	153
第三節 晉人交錯周旋於高情與俗情的時尚與士風	156
綜 論	165
參考資料舉要	173

緒 論

魏晉人不論於玄理的創悟或情感的體現上皆展露出耀眼而動人的成績，始終是後人所津津樂道之事，因此「尚智」與「鍾情」可以說是魏晉士風的重要特質，然而「情」與「智」之間，可否能相濟為美或是彼此互有衝突，則如同理性與感性的關係般，這樣的問題總是困擾著也吸引著人們的興趣。而在玄論中出現許多有關論「情」的命題，正是考察「情」與「智」之交涉的重要線索，林師麗真便曾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云：

「情」的問題，可說是魏晉名士普遍關注和討論的課題。……當時的思想界在面對此一課題時，究竟作了怎樣的深思？又開引出那些值得鑽研的問題和思考面向？它在中國人性論史上，有何地位與意義？這種不諱言「情」、又不主張壓抑「情」的時代風潮，呈顯在文學藝術或士人心態上的特徵又是如何？……〔註1〕

林師從魏晉人論「情」的面向入手，進而歸結出魏晉人論「情」的顯著特徵及其歷史意義，對後學甚有啟發，筆者擬由其提點豁醒處，對林師引而未發的部分做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

「玄論」與「士風」可謂魏晉學術思想的兩大課題，兩者之間有何關聯與殊異？是觸引筆者想要重新探究的因緣，學界於此或以為各有旨趣遂不必加以綰合，亦有過於強調而高估了兩者的關係，如何藉由個別特質的照明以尋索一合理的關係定位，即是本文的核心課題。如在重情之時尚下深愛音樂如嵇康者卻有〈聲無哀樂論〉的主張，而且蔚為一時風潮，此玄論與士風之

〔註1〕 見〈魏晉人論「情」的幾個面向〉，《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民國85年4月，頁629。

間何以存在著矛盾與鴻溝，欲釋此疑不僅宜深入〈聲〉文之聲情關係來尋索，也當對尚情士風有一更為深入的理解，如此方能得所會通。此外，何晏聖人無情說與王弼聖人有情說，乃至注《莊》之郭象所言之聖人無情說，其間有何差別？玄論中這種對「理想人格」——聖人之理境的揭示，與魏晉士人的生命向度有何關涉？在玄學體系下所謂的聖人之「情」與常人之「情」可有異同？凡此的確皆有待進一步地揭示與分殊，使兩者之關係得以有一適切的連繫與釐清。

首先，我們宜針對本文的核心母題——「情」來進行說明，本文所謂之「情」，當從意義與方法兩個面向來掌握。就意義面而言，傳統文獻對「情」的界說，偏於指稱所謂好惡喜怒哀樂的感覺情緒意，也有延展至存在體的情欲層面；〔註2〕近人在揭示六朝士人之生命特質時，並將其「情感觀」提昇至本體意識的位階。〔註3〕實則如同情感、情緒、情操、情境、情欲……等般，「情」每隨著相異的詞組與文脈而有不同的意義，可見「情」的確存在著意義上的複雜性與籠統性，其上可指涉至對精神生命境界的探求，下可涵攝情欲活動的任馳與制約，既為內隱之心緒，亦兼及外顯之情態，皆可視為廣義之「情」的範疇。就士風而言，本文則取廣義的「情」，意在不預設立場，遂得以察照收攝諸多生命層域與情境，以探其心態及風貌之本然；而玄論中所謂的「情」，每有其哲學的特殊意義與旨趣，自非常論之「情」所能涵盡，故宜從其整體的思脈去掌握。

除此之外，本文不僅是透過「情」來綜合「玄論」與「士風」兩大課題，更以「情」作為重探二者的詮釋進路，也就是「情」於二者不僅是在「主題」上建立關係，成為筆者探討的對象，它更是一種方法的運用。就玄論而言：

〔註2〕如《荀子·正名篇》：「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禮記·禮運篇》：「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莊子·德充符》：「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等乃是偏於感覺情緒意的界說。而《說文解字》：「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於「性」義的對顯下，則有涵攝至存在欲望的面向。近人陳昌明曾對先秦至六朝的「情性」觀念之演變加以研究，可參其《六朝「緣情」觀念研究》（臺大中文所，民國76年碩士論文）頁33～59。

〔註3〕見張淑香〈抒情傳統的本體意識——從理論的「演出」解讀「蘭亭集序」〉，《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李澤厚則結合屈騷之悲情傳統與玄學課題，探尋魏晉士人之心靈的情理結構，而推至「本體感受」的層次，見《華夏美學》（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5年），頁61～119。

一則可藉由論「情」問題的串連，深入幾位玄學大師——何晏、王弼、嵇康、郭象的思想內涵，進而比較其異同。至於探討對象的選擇，則以論「情」問題上具有哲學高度的課題為核心。實則，「情」本是偏於感受層次的名目，故於魏晉玄論中它不如「有」、「無」、「道」、「自然」、「性」、「理」、「自生」、「玄冥」……等觀念名目般居於核心地位的角色，但若與「有」、「無」、「道」、「理」、「性」並置而觀時，卻由之而形成觀念層次的意義，遂有「無情」、「有情」、「聲與情」（此「聲」具有「道」之體現的意義）、「理與情」、「性與情」等論題的產生。可見論「情」之問題，乃是環扣玄學中重要母題而來，透過「情」的串引，何、王、嵇、郭之玄學不僅能各顯其思理之義蘊，也得以有一並觀互照的進路。

就士風而言，「情」更是一種詮釋的策略，而此策略之來正是觸思於探討對象——玄論與玄智之「玄」——而來。「玄」有何殊異的形式特徵，可作為我們詮釋方法上的轉引與援用呢？「玄」這個概念來自於《老子》一書，指謂「有」、「無」同出而異名，魏晉玄學尤善於並舉各種相對觀念，進而辯證會通兩端之關係，而玄智便在其間之往返周旋中展開。是以本文重探士風，亦將採此迴盪兩端——「玄」的形態來入手進行。使士風之探，藉由其「玄智」上兼攝辨析與渾成的特性，來細密深化我們的理解層次。筆者於原典與歷來的解讀分析中體悟參玩，加以損益斟酌之，進而統攝出四組的相對觀點：「鍾情與忘情」、「真情與矯情」、「約情與肆情」、「高情與俗情」，作為魏晉士風的探討基點，期能藉此兩端名目的揭示，以掌握士人游移周旋其間、或發露於一端，乃至反覆矛盾與玄同妙會兩端的士風及特質，使此深微幽隱的生命情識，經由層層剖視的察照得以逼顯而出。若再從人物性格的組構原理觀之，可知人物性格也往往是結合相反兩極而成的。〔註4〕是以援引此法來標舉兩端以探其「情」，不僅可回應玄學氛圍下的時代殊趣，使「玄智」與「尚情」之間有著冥合之妙，同時也有人格學或人性學上的共相基礎作為此討論的合法性依據。

對於玄論與士風的討論，除了環扣魏晉這個核心時代外，亦採探源式的理解進路，溯此論「情」的思想母源——《莊子》，〔註5〕如此莊、玄論「情」之比對，遂成道、玄承轉流演之關係的中介。至於士風之形成與風格，亦與

〔註4〕 見劉再復〈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收在《生命精神與文學道路》，（風雲時代，民國78年）頁415。

〔註5〕 參見本文頁9～11。

《莊子》關涉密切，故《莊子》可謂本文玄論與士風溯源的重要線索，除了考察莊學的影響之外，本文也有意透過對比的方式，一則探道、玄思想特質之異的關鍵，一則探索莊境與玄境理想人物型態之間的異同，如此當可尋繹道、玄學術思想因革損益之跡，而且更能凸顯魏晉玄論與士風的殊趣。

所以謂之「新探」，其因在學界於「玄論」與「士風」之範疇研究甚多，成績亦斐然可觀，若不加說明提點，則易予人泛說通論的感覺，是以「新探」並非標榜，實是一種力求越出此熟泥舊壤的努力，而其中有更多對自我的期許。在玄論上，不採歸納資料、整理舊說的研究模式，而偏向問題式、解疑式的探入方式，不依傍舊說權威，期能契接魏晉玄論輾轉辯證、越出轉精以探新的精神。在士風上，意不在對資料本身作平面歸納性質的類分，而以四組「情」的架構重新建立詮釋體系，勾勒出較具理論性與辨析性的格局；至於選材亦不拘泥於擇取「情」的字眼為限，尋索於無「情」字之處知會其「情」之所在，以回應此得意忘言的新時代氛圍，也儘量避免預設立場作批評式的價值衡定，來契會此審美品賞重於價值判斷的時風。在表述的技巧上，則隨著探討對象特質之異而展露不同的方式：處理「玄論」部分偏於辨析名理的方法，論析「士風」部分則每訴諸生命實感的體悟，然玄論之探，環扣「情」的課題，可使之不過於冷觀枯澀，士風之探，則援引「玄」的方法，而不至流於表象片斷，期能結合「情」、「智」之妙，發揮傳達效應以回應研究對象——魏晉人的生命情調與玄學特質。

在資料的援引上，本文以《世說新語》、魏晉史籍、玄學資料為主，兼及部分魏晉詩文的資料，並參照近人的相關著作。唯對舊解採審慎擇取的態度，並重返文本予以考察，咀嚼原典深義，儘可能地重新加以檢視與體證，免於人云亦云之病，進而與舊解形成一種對話與溝通，以深化轉進我們的理解層次。然由於才學尚淺，諸多限制自是難免，玄論部分尚不免於舊解的泥沼中拔河，欠缺新的探討視野及研究方法之開拓；士風部分四組的理解架構實難脫自出心裁之嫌，而且由於採宏觀的視點來加以察照，筆者所致力乃在整體觀念的陳述，對於史料本身則缺乏細部考證的工夫，凡此種種皆有待進一步的努力與超越。

本論文之結構章節，緒論之後擬分玄論與士風兩大範疇進行，而採先玄論後士風的方式，其因在玄論之探，有助於士風的深入理解。而玄論與士風雖採分論的進行方式，但兩者之間，實可支援轉進而互有滲透之關涉。玄論

部分，依何晏「聖人無情說」、王弼「聖人有情說」、郭象「聖人無情說」逐步延展之，此外尚言及郭象玄理的「情理關係」、嵇康〈聲無哀樂論〉之「聲情關係」；在時序上雖然嵇康在前而郭象在後，但就探討聖人有情無情的論題而言，何、王、郭連以觀之則有其方便之處；而嵇康置之在後，一則是其論題較為獨立，二則是其與士風之首「鍾情與忘情」的關係尤切，正可作為從玄論延伸到士風的橋樑。士風部分則依「鍾情與忘情」、「真情與矯情」、「約情與肆情」、「高情與俗情」的次序進行，四者間雖環環相扣，但仍各有其探討之核心與重點。後再統之以「綜論」，綜言兩者的關係及研究成果的驗證，期能有效地完成以「情」來重探玄論與士風並加以結合的嘗試。



甲 編

玄論部分——以論「情」之問題爲核心

